

北方文叢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邵子南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聯發行所總經售





目次

李勇大擺地雷陣·····	一
賈希哲夜夜下西莊·····	四七
牛老娘娘拉毛驢·····	一一五
閻榮堂九死一生·····	一三一



五個。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日本鬼子已經吃虧吃够了，怕了地雷，寫信給武裝部講條件。武裝部不跟他講條件，却說：「你來吧，不會嫌少的，够你吃的啦！」

瞧吧，日本鬼子走大道，大道寸步難行；走小道，小道的地雷也響得一樣的厲害。他就只有竄啦，在麥苗上竄，在水裏頭拖着那雙牛皮靴蹄子竄——就沒有走的樣兒，只好叫他是竄嘛——慢慢的麥苗水邊也會咬人啦。日本鬼子看好地形，說是：「好架機關槍啦！」扛着機關槍上山頭，一架，「轟」！連機關槍帶人飛上去又跌下來，槍使不得，人也使不得啦。日鬼子進村也好，走道兒也好，學會了畫圈，還壓上「小心地雷！」的紙條兒。一個村，他可以畫上百十個圈。圈來圈去，還是走不得，動不得，挪不開脚步，一碰就響。爆炸手們都知道：

管你騎馬坐轎，

管你費盡心機；

我要埋上地雷，

你就寸步難移。

可是出了李勇，地雷戰那才算得更有意色。

李勇是阜平五丈灣人氏，從小就跟着父親養種着不大點子不打糧食的嘎咕地，吃着多半樹葉，少半糧食。長到抗戰開始，是個又黃又瘦，個子不高的少年。

他一看見八路軍，就嚷着要當兵去。父親把他關起來，他鑽了一個空子，總算溜出來了。騙着八路軍，說是：「跟老的說好了的。」穿上一身嶄新的黃軍裝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催着出發。

隊伍就出發，慢慢地作飯吃，吃了還睡覺。他就巴望着他父親不要尋到他那兒來。昏頭昏腦，尋到隨便那兒去也好！不敢到八路軍來也好！

究竟年青，沒想到大人尋人的本事。——突然，父親站在他跟前。他要溜出去，父親攔住大門。一巴掌就把他打了個跌。給硬逼着脫軍裝，李勇直瓦瓦啼哭。軍裝脫下來，軍裝又拿走了。穿上便衣，一吓子就給滿身大汗鬧濕了。又給硬逼着走。

走一路，他哭了一路。見着莊稼他就鑽。鑽進去又給抓出來；走不了幾步，又鑽。走完

二十幾里地回到了家，父兒倆都累得不成樣子。他直噎了一夜，第二天又不吃飯。

「老虎不吃兒，」當老的跟他妥協啦。盡向他說好的，把他制住了。他也休想再能跑出去了。

很快，他成了共產黨員。一直他都是青年們的頭兒。誰受了欺負，找上了李勇，只要李勇一吆喝，青年們一窩蜂跟了去，那是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！」他性子又急，像乾透了的劈柴，一點就着火，一着就沒完。共產黨在五丈灣，使得窮小子，娃娃，婦女，都能說話，能辦事；那李勇還不是「魚兒見水，龍歸大海」嗎？入了黨，他自個整整樂樂了好幾天。就走路也唱唱打打的了。

人們說：「這娃娃拾了好東西，發財了吧？」

一陣快樂勁過去，李勇說話像個大人，正正經經問起村裏的事來。

後來，人們選了他當抗先隊長。組織民兵，他當了武委會主任，又改爲中隊長。憑着他積極、勇敢、心眼靈，學會了使槍使雷：在使槍上，雖不說百發百中，却也打得不差碼子；在使雷上，他能够在平光水滑的打麥場上，把地雷埋上，無踪無影，好爆炸手也找不出來。各種地雷陣，游擊戰，盤子戰，麻雀戰，更是頭頭是道。



只是在一次反「掃蕩」裏，父親被日本鬼子殺死了。「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！」李勇找了兩天一夜，找着了，他也昏倒過去了。醒轉來，他成了他娘，他妹，他弟弟的當家人。他還不到二十歲。把父親埋了，眼見得生活更加困難，悶了幾天，就拾掇出一副担子，找好秤，和鄉親們對落出幾個本錢，到四外趕集，賣粉麵去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五月十一日，他挑着担子，到鄧家店趕集。忽聽見一人叫他：

「李勇！」

他抬頭見是區裏大隊長。就說：

「下鄉呀？」

大隊長說：「下鄉！日本鬼子來啦，奔襲我們阜平。」就把情況兒告訴他，還說：「可能打你們村過，地雷，你們得準備嘍！」

李勇順口就說：「那我就回去吧！」

大隊長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雷要響得了呀！」

李勇說：「說的。」把担子放下了。

大隊長說：「你這担子？」

李勇說：『不要緊，我交給個熟人好了！』

一回頭，看見個空手熟人，把担子交代清楚，李勇撇開腿，一個跑步去了。大隊長看着暗自說：『哼，我還以為他要埋怨情況兒變化得怪呢！這小孩子，就是利索！』

回到村裏，把民兵掌握起來，李勇在五丈灣附近，看好日鬼子要走的道兒，仔仔細細地佈置了個地雷陣，專等日鬼子到來。正是：

鬼子來，

就把地雷埋！

管教他，

來了就倒下，

倒下就起不來！

這一天，日鬼子沒來，第二天，五月十二日早晨，是一個陰天。日鬼子從那長滿棗樹、榆樹、槐樹，綠蔭蔭的道兒上露頭了。棗兒花香，露水重，片片葉兒下垂，十分好的去處。

日鬼子在那兒露頭，歡喜死了伏在北邊小坡上的李勇，和他的游擊組爆炸組。

眼睛睜看着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，李勇氣也不出啦，衆人也一二十隻眼睛都是看定一個方向。日鬼子進了地雷陣，一個進去了，一個進去了，又一個進去了。李勇他們就等着地雷響。那聚精會神的神情呀，真是：

耳不旁聽，

目不旁視，

忘了自己，

忘了旁人！

什麼都不想了！千種聰明，萬種本事，全丟開了！只幹一件事：『注意！』這種情境，打慣游擊隊的老鄉都知道。這麼爬着，爬一天半天，真不當一會兒事，不餓不冷，太陽晒着不熱，不撒尿，不拉屎；說他傻不是傻，說他癡不是癡；頭兒仰着，嘴兒閉着，臉上皮肉死；就是眼睛向前直視；誰的手動一動，衆人心頭麻煩死；風兒不吹，鳥兒不叫——呀，太

陽早偏了西。

他們等着地雷響，地雷一響，日本鬼子一個一個擦着地雷邊過去了。過一個，李勇臉上變一種顏色。連過三個，李勇面黑了。這個黑法，好比烏雲堆滿了天，好比那無底洞兒黑沉沉，好比那黑夜只等電閃光。

諸位，地雷厲害是厲害，就這個缺點：踩不着，牠不響。一條寬寬的道兒上，哪有那容易就端端踩着？就再窄的道兒，也有脚前脚後，也沒有非踩着不可的道理。我們有好多的地雷陣就這樣白糟塌了。這才急死人呀！誰也沒想出好法子過。

好一個李勇，靈機一轉：「他不踩地雷，我得叫他踩！拿槍打，怕他不亂；亂了，怕他不踩！」心裏這麼想，拿出大槍瞄。回頭輕聲向衆人說：

「打！」

衆人說：「打不得！」

「不敢暴露目標！」

「不打，他不踩地雷！」李勇說着就是一槍。

那一槍，好比鶴子撲小鷄，好比長江歸大海，槍子直落到頭前那個日本鬼子的頭上。

李勇頭一抬，還說：

「走，走那麼快幹什麼？」

日鬼子這邊登時一陣大亂，前擁後擠這個的槍碰着那個的腦袋，前面的手拐撞壞了後面的眼睛，頭兒還得東張西望，脚下又要趕奔前程。天崩地塌般一聲響，一股藍煙升起，塵土飛揚——雷響了！這吓子，紅的白的鬧了一地，好像日鬼子賣豆花，担子翻了；長腿，短胳膊，腦袋，爛皮，碎肉，擺了遍地，好像日鬼子在學水滸傳上孫二娘開人肉作坊；軍帽，軍衣，飛上樹梢，槍筒，子彈，擺了一地，好像日鬼子在開雜貨舖。這還鬧成一團，且慢些說。那邊李勇的臉，早變了顏色，好比那日出烏雲散，好比雪地梅花開，好比那悶熱天氣下大雨，好比那黑夜森林着了火。李勇紅着臉孔，忍不住，急說：

「打！趁這亂勁！」

一陣槍子，就像亂鴉投林，都找着自己的對象。這時，日鬼顧得着辨明情況，打呢？還是顧得着跑呢？自然囉，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」該跑——呀，這兒在那兒擺着，誰又知道那「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？」——日鬼子看見路旁，朝南有個缺口，一條岔道通向河灘，「狗急跳牆」，就洪水崩決似地向那湧去。各自拚腿長，賭力大，推着，擠着，爭先恐後，

狗捨骨頭一般。

那邊李勇笑了，說：『跑得好，早給你們算好啞！』

『轟！』比前一番更大的雷響了，日鬼子挨得也結實。重重疊疊，比堆羅漢還熱鬧。

李勇再打一槍，打倒騎馬的軍官，收了場。日鬼子噙着到了河灘。李勇第一個站起，衆人也會意地站起。李勇紅着臉孔，大聲說：

『追他狗爺的！』

一吓子李勇臉上成了青蒼蒼的。所謂『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』，無非這個樣子！他們就追下去了。

這一仗非同小可，打開了地雷戰的新局面。諸位，記着：在地雷戰術裏邊，從李勇起，加上了大槍。這叫做『大槍和地雷結合』的戰術思想。北嶽區區黨委公佈他是『模範共產黨員』，武裝部和軍區聶司令員都嘉獎了他。號召全體民兵向他學習。不到兩個月，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在好大的地面上，人們唱開了一隻歌了：

不怕敵人瘋狂進攻，

我們民兵有的是英雄，

滿山遍野擺開了地雷陣！
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五月十二那天早晨，

敵人向那五丈灣前進，

敵人走進了李勇地雷陣！
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拿起了他的快槍，

一槍就打死了一個敵人，

敵人亂跑就爆發了地雷陣！
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兩個地雷炸倒了三十三，

一槍又打死騎馬的軍官，

敵人哭啼啼就離開了地雷陣！
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要變成千百萬，

千百萬的民兵要像李勇，

敵人要碰上千百萬李勇地雷陣，

管叫他一個一個、一個一個都送終！

太陽昇，太陽落，暑天過了轉秋涼。這歌子唱得全邊區民兵爆炸手們、手早癢癢的了。

——這且不提。却說，李勇爆炸成了功，遠近馳名——在晉察冀，一個莊戶主成了鼎鼎大名的英雄，鬧得這麼紅火，還是第一次。——新聞記者，畫畫的，作曲的，照相的，各級幹部，一個又一個地到五丈灘來看他，誇他。他，二十二歲，頂壯的中等身材，一本正經的臉



孔，頂硬的說話的口氣，穿着件家裏頂新的衣服，忙來忙去，和人應酬得來，人都滿意。村裏人們看見李勇走來就說：

『我們的英雄來啦！』

李勇知道，這個話雖然是跟他開玩笑，却並沒有懷疑他的地方。

他挑着粉麵担子趕集去，一路上就常聽見人們說：

『看！那就是李勇！』

有的說：『個兒不大，却了不得呢！』

有的說：『你說嘞，一個莊戶主比縣長還有名！』

又有人說：『共產黨真會提拔人材！』

他遇見了從來不認識的人也當面就叫他：『李勇！』好像很熟識似的。

李勇啊，他自己越來越難受，心裏打算：『上級培養我，下次日鬼子來，我得怎麼打呀！唉！名氣大了！打不好，怎麼對得起人？』

他就常到區委，縣委去，這個話他却沒說出來。區委也好，縣委也好，也常找他談，很尊重他的意見。李勇嘛，是個模範共產黨員，民兵裏頭的英雄，各級黨都要培養他——這個